太平御覧

百五十七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57)
函號 別 14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學問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論　議　牋　啟　書記

淺草文庫

論

李充翰林論曰研欲明理而論難王馬論貴於允理不求

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墮昔仲尼惟

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玆

矣論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

名不常春秋六論昭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泰而不及然亦每矣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及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其要也斯是以論譬折薪貴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如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漢書曰班彪遭王莽亂避地隴右時隗囂擁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吾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王論之彪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後漢書曰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志著書以譏於世
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晋書裴頠傳曰頠深患時俗放蕩不遵儒術何晏阮籍素
有重名於世口談浮虚不遵禮法尸禄寵任初不事事至
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
風教陵遅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梁書曰范縝字真南陽舞陰人也齊景陵王子良盛招賔
客縝預焉子良性好釋教縝不信因著神滅論以明之子
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王筠難縝曰嗚呼范子曽不知其
先祖神靈所在縝答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
不能殺身以從之

後周書柳虬時人論文體者以今古之異虬以時有古今
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

隋書曰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劉炫以
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
之年三征不克炫言方驗

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
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抱朴子曰洪造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冐地若謂天北
方遠者是北方星宜細三方矣
語錄曰宋岱為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書
生詣岱談論次及無鬼論書生乃拂衣曰君絶我輩血食
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死可
得相制矣言終而去明日岱亡

議

説文曰議語也又曰論難也
周易節卦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文心雕龍曰周爰咨謀是謂為議議之行宜審事宜也易
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
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来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
宅揆之擧舜疇五成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
務義及趙靈胡而季文争議商鞅変法而甘龍交辨雖憲
章無筭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
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
庭若賈誼之徧代諸生可謂捷於議矣至如主父之駁挾

亏安國之辨匈奴賈損之陳於朱崖劉歆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断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瑗博古而詮貫以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不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識疑所實於前代觀変通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郊祀必洞於理戎事宜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断訟務精於

律然後標以顯議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浮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者晉人貴媵而不賤女楚鬻珠於鄭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媵楚珠復在於茲矣

李充翰林論曰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為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三國典畧曰王粲才既高辨鍾繇王郎等雖名為魏卿相
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南史曰馬褧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司舉褧脩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褧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
通事舍人每告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
者皆取決為
唐書曰天寶中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各家合承周
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使公卿議昌
獨見之名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會包抗表陳議論之

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上心遂定求殷周漢後為三
恪廢韓介酅等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
蔡邕獨斷曰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
執異意者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戇
議異其非駁議不得議異
金樓子曰余後為江州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論云論議當
如湘東王士官當如此王充充時始為僕射領選也

牋

說文曰牋表識書也

文心雕龍曰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黄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文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敘情周而巧牋之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規乎表亦下脱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

晉書曰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下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它

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作與刺史牋文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吏

異苑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乗氷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父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則又投牋與河伯經一宿岸側氷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之

啓

説文曰啓傳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啓

張播漢記曰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啓事然後得行

文心雕龍曰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蓋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来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心歛徹入規從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畧也

書記

文心雕龍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辞總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

漢書曰蘇武與帝恵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數使使至匈奴常恵請其守者與倶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恵語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遣還漢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誄　弔文　哀辭　哀策

誄

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誄諡也

周禮春官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遺之日讀誄喪事攷焉小喪賜諡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憖遺耆老莫相予位焉

嗚呼哀哉尼父

又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檀弓上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傳曰誄者累其行迹而為之謚也

漢書曰景帝中元二年春三月令諸侯王薨列候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奏列候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

東觀漢記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世祖美之賜帛免死

魏志明帝詔曹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耗為田家公語耳答曰奉詔并見聖思所作故平源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聲句句感切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聞臣為讀莫不揮涕

晋中興書曰郄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
物所宗如此
齊書曰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毋
殷叔義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鳳毛
也
文章流別善曰詩頌箴名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
作惟誄無定制故足者多異為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
公為孔子誄
文心雕龍曰周世甚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才臨喪能誄

誄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之前其詳靡聞周雖有
誄文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其在物乘則稱天以
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立始及於士追
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之辭嗚呼之嘆雖非睿作
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之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
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
成篇安有誄德述尊而潤畧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
吳誄雖工而結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顧盼千金哉傅
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

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叙悲易入新麗所以隔代相望儀能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黄並得憲章貴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女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陳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霧霞杳冥如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巧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以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南史曰宋謝莊作宣貴妃誄首賛堯門方之漢鈎弋也及廢帝即位下莊于獄曰卿作此誄時知有東宮否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下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德耶二三子不若余知乃為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

世說曰長孫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云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弔文

文心雕龍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亦以至到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人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弔害民構怨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介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周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嘆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畧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文仲宣所製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詞巧而文繁降斯已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通析割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哀辭

文章流別傳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

卒以書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嘆心之辭

文心雕龍曰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遺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横黄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漢武封禪而霍嬗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降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遷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謡以髣髴乎漢武也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唯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尚辭变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

唐書曰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勅皇太子曰及諸子未志学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礼

策

晉尚書大事曰拨洛陽畜宫室自有太学国子辟雍不相

預也為無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斈者又言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白辟雍是為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立二斈中興以来相違太常王彪之答魏帝斉王有使司釋奠於辟雍比事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太始元康釋奠太斈不在辟雍太始五年二行饗礼皆用辟雍不在太斈是則釋奠於太斈行饗於辟雍唯有晉已行之准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斈况無辟雍有太斈更當不在太斈乎宰相從太常

晉范堅問禹懷曰漢氏以来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三百年来無此文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檄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以激迎其上書之也

李充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又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但家奉道法言不及

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請姑舍之以待能者
文心雕龍曰昔有虞氏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
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
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
令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
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
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者也齊桓征楚結菁茅之闕晉厲
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

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
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莫
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正
誅故分閫推轂奉詞伐楚非唯其至果為毅亦屬詞為武
聲如衝風所擊氣以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乘其
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
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
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詞切事明隴右文士得
檄之體也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閹攜養章密太甚發

丘模金誣過其虛然抗詞書釁皦然曝露鍾會檄蜀徵
驗甚明桓溫檄明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
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標著
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詭譎以馳
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之或違者也故其直義颺詞
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詞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
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
無所取才矣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亡璧意儀盗之掠笞數百後
儀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盗汝璧善守汝國
我且盗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言因曰
陛下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思之罷朝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共言於
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志丞相府免冠徒洗頓首謝嘉
嘉不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
敬當斬史合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
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百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後漢書曰耿恭為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喜遣使献名馬

魏書曰陳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衆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矜太祖平鄴謂琳曰君昔為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謝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太祖愛其才不咎

張華別傳曰駕西征鍾會次長安華兼中侍郎從行掌草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晉書曰易雄長沙人也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拒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庭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惡城陷為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忤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雄而數之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斤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

時見者無不傷惋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女第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毋潛於屏風上窺旣知其謀大喜謂曰汝能知此吾讐耻雪矣

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書檄云集含不起草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梁書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檄湘東曰旣瞎且尪爾剪伊何即書記沈炯之文也有司焚燬湘東弗知僧辨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旣不敢謁見惟詣事于僧辨自軍此書咸出於炯

陳書曰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元仲景也或薦之引為記室知禮涉文瞻速每召製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

國朝傳記曰元萬頃初為契苾何力征高麗管記作檄書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

官單不得入萬頃、坐流嶺南
唐書曰李巨川為華州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
蹕於華韓庭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恐其不遺濟川巨傳
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奬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
輳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
於天下

移

文心雕龍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相如
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易之古爲及刘歆之移太常
詞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簡而事顯、武
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
檄順衆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明待契意則小異而體義
大同

露布

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視諸聽也
後漢書曰鮑永為師隷校尉子昱復拜焉後詔昱詣尚書
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政
事適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隷下書而著

姓也帝報曰吾故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隷也
後魏書曰邢巒從征漢北巒後至高祖曰至此以来雖未
擒𢦏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
耳
後周書曰宇文神舉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
陽反詔神舉率兵討之齊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
平見獲解衣將伏法誅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
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北齊書曰杜弼從高祖及西魏拎印山命為露布弼即書
絹曽不起草
世說曰桓武北征袁虎時從彼責免官会須露布文喚袁
倚馬前令作手不蹔輟俄頃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亦在
側絶嘆其才
國史補曰李晟破朱泚德宗覧收城露布之文云臣已肅
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
六官皆嗚咽論有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于公異之
詞也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巻壊
坎而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符　契券　鐵券　過所

零丁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制命於上符傳行之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史記曰秦昭王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也公子患之過侯嬴問計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長在王卧内而如姫最幸力能竊之嬴如姫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敬如姫如姫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姫姫必許諾公子從其計如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秦軍遂解

漢書曰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為銅虎竹使符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奸人詐偽無由知覺愚為軍以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傾傾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姫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亡而不

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東觀漢記曰延熹五年長沙賊起攻没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候輔各奔出城
隋書曰高祖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又頒木魚符於外官五品以上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妾聞召官人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行使者於是反取符及還則大水至臺下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夫人守義而死為不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契券

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以為限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
世說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祖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仇數倍又見怪

歳竟兩家常折券棄責
楚漢春秋曰高祖初封侯者皆書券曰使黄河如帶泰山
如礪漢有宗廟無絶言也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南陽人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
争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
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数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之
皆慙争往償之諸子竟不肯受
晋書曰諸侯官司徒令應給職使者毎僣文書上道五十
日宣勅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別郡拔

数冩朱券為薄集上
宋書曰顧綽覬之子也私財甚豊郷里士庶多負債覬之
禁不能止及覬之為呉郡太守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
宣言遠近皆不須還綽懊嘆彌日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帥来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
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為約
夢書曰券契為有信夢得券契有信士也
文心雕龍曰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数
負敗記緡其遺風也

戰國策曰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曰責畢市吾家所寡
者馮驩召民畢集以責賜民因燒其券還見孟嘗君曰君
家所寡者義也臣竊矯命舍責以賜民此為君市義也
魏子曰仲尼無券契於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
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詶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
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酤酒便拽大杖天冢顛曰大夫買
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為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
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淵即决買券云奴
復曰欲使者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

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
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决賈萬五千奴
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浚渠縛落
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加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居當穿臼
縛帚裁盂鑿斗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
種薑養羊長育豚狗二月春分芟搓發芋鷄鳴起舂兼落
三重調治馬戶滌杯整桌園中拔蒜斵蘇切脯飲酒栽得
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用錢推訪堊敗揆亭綿亭買席
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敗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

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詈多作
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牛羊自教精慧不得痴愚得斧入山
斷鞣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礨
薄岸治舍蓋屋書削筏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
四月當披九月當獲十月收豆掄麥窖芋南安拾栗採摘
持車載輳多取蒲茅蓋作繩索雨墮所無為當編蔣織薄
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横
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振門柱戸
上樓擊鼓持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

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
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
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辭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縛目
涙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黄土陌丘
蚓鑽額早知當爾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也

鄧氏家傳曰鄧仲全好賑施年八十一臨卒取其貸錢物
書券自於目前焚之曰吾不能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
累之及貸者還錢子孫不受曰不能光顯先人豈可傷其
義乎

鐵券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晉中興書曰初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三國典略曰梁任東降周果字靜蠻南安人也世為方隅豪族仕於江右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礼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或曰傳轉也移轉所在識為信也

史記曰寗成為右内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罪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零丁

齊諧記曰国步山有廟甚靈呂思與少婦投宿夫婦思逐覔見大城廳事一人紗絹憑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廳乃是古始大冢上穿下甚明見一郡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

失性入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於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
自己生毛者亦毛脚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歸還亭亭吏
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貌女者零丁有數十吏斂此零
至冢口迎此群女隨冢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
年廟無復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品量文章　嘆賞　改易　詆訶

品量文章

後周書薛寘傳曰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梁書曰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時重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時多而能者沈約文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三国典略曰刘逖字子長少好弋獵騎射後發憤讀書頗工詩詠行臺尚書席毗嘗嘲之曰君輩詞藻譬若春榮須

史之說非宏財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
悴逖報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唐書曰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
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
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
慕之史體一變稱爲吳富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燭谷頌
少微撰崇福寺鍾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魏文帝典畧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不重
之間耳而固小之與第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

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闇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是以各以所長相輕相短俚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
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
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遺以此相報亦良難
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
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
賦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足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
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持論理不勝
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常人貴遠
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
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
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
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
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
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
懼乎時之過矣人之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
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
貌衰於下忽然於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
逝惟幹著論成一家之言

傳子曰或問劉閣刘向孰言傳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
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誦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

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四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
府也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
綃縠
抱朴子曰世說王充一代英偉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
枯枝蒼海芥未易與者
嘆賞
唐書曰張載為濛汜池賦司隷校尉傅玄見而嗟嘆以車
迎之言譚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

南史曰王筠字元禮善屬文沈約每見其文章咨嗟謂曰
昔蔡伯喈見王仲宣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
附斯言筠嘗以時呈約報書嘆詠以為後進擅美約又嘗
謂筠叔志曰賢弟子文文章之美可謂後来獨秀
吳均齊春秋曰丘靈鞠善屬文章孝武殷貴妃亡靈鞠上
挽歌詩云雲横廣陌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賞之即
轉為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参軍
唐書曰封敖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搆思敏速語近
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

云傷居爾齡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
相傷定策破迴鶻劉誅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
惟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魏國公守太尉
其制語有遏横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
晝鏁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感制出教往
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教白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
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教
深禮重之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曰卿試擲罡地

要作金石之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
句輙云應是我輩語
顏氏家訓曰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无所與讓唯服謝詠
置几案動輙諷味其文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思遲

思疾

漢書曰枚皐年十七上書自陳枚乗之子上得喜大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皐與東方朔作皇太
子生賦皐為文疾受詔趣成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
故少作所
又曰淮南王安作内篇新出上安秘之使作離騷傳

旦受詔食時即上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餘歳讀誦詩書論及辭賦数
萬言善属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
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
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文
帝嘗欲害植以其無罪令植七歩為詩若不成如軍法植
即應聲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文帝善之
齊書曰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呉興人江珙音拱濟陽人竟
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首者刻一寸以此為
率文琰曰焼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
珙等其擊銅鉢音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覧
南史曰朱怡遷散騎常侍怡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群
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怡代掌机密其軍旅謀謨
方鎮改換朝儀国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四方表疏當局
簿領諮詳情斷填委於前异属辞落紙覧事下議縦横敏
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北齊書曰魏収鉅鹿人以文章見知曾奉詔為封禪文収

對曰封者帝之盛事昔司馬長卿尚絶筆於此以臣下財
何敢輒疑臣雖愚淺敢不竭作乃於御前下筆便就不力
藁草文將千言黄門侍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
七步之才無以過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国家大事詔命軍
國文詞皆収所作每有警急不停有同宿構速敏之工刑
温之所不逮
梁書曰苑云少机警其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輙成未
嘗定藁時人疑其宿構
蕭介傳曰初武帝招延後進二十余人置酒賦詩不成罰
酒一斗臧盾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便成文
無加點帝兩每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三國典畧曰高承詞渤海王聞謝挺徐陵来聘遣中書侍
郎陸昂於滑臺迎勞於席賦詩昂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亦
以敏速見美
北史曰隋韋玄正舉秀才楊素志在識退乃手題使擬司
馬如相上林賦王褒上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
劍閣銘白鸚鵡賦謂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
玄正及時並了数讀篇大驚

隋書曰揚素周武帝以為車騎大将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声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唐書曰太宗征遼岑文本卒於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嘆賞

金樓子曰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為書與備馬上立成有以此為能者吾以為兒戲耳

国朝傳記曰李徳林為内史令與揚素共執朝正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徳林子百藥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拘執于庭将斬之百藥年未二十餘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所作詩自叙稱吾意者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筆立就素覧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千萬

思遅

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遅皆盡一時之譽然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

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而用枚臯廟廊之
下朝庭之中文高典冊而用相如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少遊太學善屬文大始時天下自
公侯以已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遂作二京賦因以
諷諫思十年始成
梁書曰武帝宴壽光殿令劉孺張率賦詩時率與儒並辭
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
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隋書曰薛道衡拔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搆
文必隱空齋踢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唐書曰李翰天寶中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
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

昌平坂學問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